



民國十九年三月歲





浙東圖書館藏

浙東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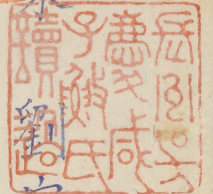
浙東圖書館藏

劉左史文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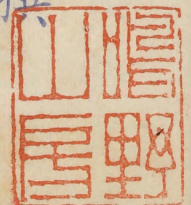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惟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為物之所歸也孔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今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視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為也不可以有家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



宋 續 劉 安 節 撰



此一家之為不也可以有國公侯伯子男私營其
國視一國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為也
不可以有天下盖家大於身故有一家之德者
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於家者故有一國
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於國
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
德愈大則其歸愈衆玉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
以朝諸侯豈天子有冒天下之德而能容天下
之所歸乎冒圭之制刻之以銳以驗圭也刻之
以圓以驗璧也四方之諸侯大者執圭也小者

執璧各以其時而見於天子天子於是乎秉冒
圭以臨之法所以示其有冒天下之故能受諸侯
侯之來朝也昔者文王小國之君修德行道天
下歸之書曰我咸承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
出日罔不率俾是也逮至幽王暴虐無親雖其
兄弟之國猶且叛之菀柳之詩所為作也文王
雖小國之君而有冒天下之德幽王富有天下
而行匹夫之行然則諸侯之從違斷可知矣先
王制圭之意可不深念之哉然而必以四寸者
小之至也於是乎又昭之以謙也老子曰聖人

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傳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名器先王
慎之不敢以假者人以信之所出禮之所寓焉
者也公卿大夫士此名也有其實者然後得其
名宮室車旗衣服禮儀此器也有其名者然後
得其器名器雖人君且不得而私也況於臣乎
古之王者考實而定名緣名而授器立之紀載
載之典策信以是出禮以是藏使天下之人不
敢犯如江河不敢越如城隅絕覬覦之心而滅

律

凌犯之志者命立而分定故也周官設典命之
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命而曰其宮室車
旗衣服禮義各祇其命之數凡以是而已命者
所令也謂之命則若天之命萬物長短大小一
成而不可易也上言而令之下稟而聽焉人豈
得而私之哉諸侯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
也人君故也諸臣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
也邦國之制既詳於諸侯而諸臣之命尤不可
廢是以公之孤四命小國之君且既謂之孤
矣其德能衣被人則不可屬之卑者視子男之

禮不為僭也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或以三或以再或以一則諸侯之德隆而位尊者也故其臣之命稍增而不為故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煩而縛可知也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或以再或以一或不命則諸侯之德薄而位卑者也故其臣之命數稍降而不為辱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減而畧可知也夫惟尊者煩而縛卑者減而畧故堂各有筵室各有度或高之為貴或小之為美而宮室有制也乘棧車者不敢

以乘墨車乘夏纁者不敢以乘夏篆旗各有等
旂各有數而車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敢以毳
冕大夫之服不敢以朱襮小人無赤芾之賜君
子有繡衣之章而衣服有別也尊卑異等詳畧
異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禮儀有數
也若然者非各眡其命之數其能若是之稱哉
成周之時正邦國之位則有大宗伯之九儀辨
宮室車旗之用則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
又載其命數而藏之有司若有辨則眡焉此邦
國諸臣所以無敢違命以犯上者也逮夫王室

微弱諸侯恣橫先王禮籍之用惡其害已而削
之殆盡當是時上不知所令下不知所承山節
藻稅有如臧孫塞門反玷有如管仲宮室之制
亂矣美其車有如慶封請繁纓有如于奚車旗
之制亡矣設服離衛有如子圍瓊弁玉纓有如
子玉衣服之制失矣魯以肆夏享卻至周以上
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
臣也而用雍徹之樂而禮樂之制壞矣其始也
諸臣僭諸侯其末也諸臣不僭諸侯而僭天子
以諸侯之卑而上僭天子之貴則錯亂甚矣尚

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後之君子思為政於天
則曰周公
下之典在焉蓋將有所考而正之也惜夫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先王之政施報而已不施於先則野人莫治不
報於後則君子莫養經田野施職事君子所以
治野人也勤四體輸百物野人所以養君子也
夫物之生於土地之間未有不資君子之法以
立野人之力以成者夫既相資而為為矣則吾
頌地事以施於先而責其供地貢以報於後不
亦可乎以任他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且有

地斯有事有事斯有貢事者地之治也故法治
不立不可以任土貢者事之功也故地事不舉
不可以令貢昔者明王之疆理天下也知夫仁
政之本必始於地法之立是故經土地辨井牧
畫為井邑五甸縣都之制則民有分土可致其
力矣故繼之以任地事者所以為治野人之道
也任農以耕任圃以植任牧以育任虞以山任
衡以澤分為土牧園圃山澤之賦則民有餘財
於是乎可責以貢矣故又繼之以令貢賦所以
為養君子之道也地事者下之職故任之貢賦

者上之政故令之夫使任民其事而上令其貢
然能使樂從而不厭者是豈出於脅迫哉制之
盖有道矣土宜之法教之使知土均之法均之
使平任土之法制之使稱地利之肥瘠人力之
多寡適當其平則地事之任不患乎民之不勝
矣大司徒制其征均人土均責其貢或裁地里
以適於均或當邦賦以從其便則貢賦之令不
患乎民之不從矣任之以事而勝此民財所以
裕也令不患貢而從此國用所以充也裕民充
國非仁政何以哉雖然既謂之貢賦又曰凡稅

則知貢與賦之用同也
曰凡稅斂與稅斂之用同也
者受法焉則知貢賦

斂之事何也蓋上以政取謂之賦斂財賄是也
下以職貢謂之貢若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
稅其物謂之稅若概以不稅是也掠取其物謂
之斂若秋皮冬斂革是也柝而言之其義固異
合而言之其用則同以閭師考之農貢九穀圃
貢草木皆謂之貢矣而其先曰以時征其賦於
與稅斂之用同也以司書考之掌邦之九賦九政九事此貢賦之謂也而其終
曰貢曰賦者所以辨所取供所之義曰稅曰斂
者所以辨所稅所取之義也貢賦之征大故司
徒司書皆以貢賦為之主稅斂之物微故司徒

司書以貢賦又所未盡者特言凡稅斂以該之而已周官之時貢賦稅斂雖有異名而所取曾不過乎什一者要其實而言之故也逮其後世諸侯侵叛莫之知止以區區之魯而稅斂正甲田賦之法相繼而起其慢經界於斯甚矣故聖人勤勤筆之於經者其亦欲以正名而救當時之失云耳

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

結繩之政後世不復久矣聖人有作易之書契豈特以備遺亡而已百官以治實取諸此是故

設為治法所以與百官治人於明者也設為吉
禮所以與百官事神於幽者也百官之治才不
必皆強智不必皆達而怠惰黯闇之政有不免
焉然則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幾於廢弛乎
是故設之太史之職而六典八法八則之法祭
祀之禮一具其文以藏之使夫違而有辨者可
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所以百為
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
八則治都鄙凡以治人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
法也莫非事也簠簋之設內外之位前後之序

凡以事神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事也春典法則之法太宰建之小宰司會逆之此無非以法為任者及辨法焉則以太史考之蓋考其法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祭祀之事宗伯建之肆師祭僕相之此無非以事為任者及辨事焉則以太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蓋史之為職掌官書以贊治而太史以大夫為之又其贊治之大者也百官有辨於此考之烏乎而不可是故邦國有治辨乎我考之六典之書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則之

書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書可也
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姦偽以侮法者也故於
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之序考之禮書之所次
可也祭祀有所辨之位考之禮書之故常可也
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怠惰以從事者也故於
是乎誅之刑之罪大誅之罪小法言刑事言誅
亦各有所當也觀司約所藏盟約之載以待邦
國人民之不信者大有殺小有墨則先王所以
待不信之罪者亦隨其事之大小而已故祭僕
誅其不欽小宰刑其不用法者而與太史所言

合者其以此歟嗚呼刑政之不明常始於書籍
之不存故政亡而籍存有王者起猶得而正之
矣觀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
臣下之所懼實有在於法事之所存也然則太
史所掌烏得不為之重事耶

以六律為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謂之詩此其本
也聲成文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
止乎禮義其文能足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
音不出乎度數其聲能足樂而不流乎是故先

王之教人以詩雖其本之道德出於性情者固
已盡美而聲音之末亦有不敢苟焉者非以是
為美聽也蓋將納世於太和者而乃不能使其
其聲足樂而不流且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豈作
樂之意也哉此太師且夫奏之以六詩必以六律為之音
者矣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
自然之命非宮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
非呂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而出乎心
之無所傳而然者雖師曠清夜傾耳以聽曾不
得其聲音尚能以律呂而為之節奏哉夫惟存

於心而為志宣於口而為詩既已存於心矣且
得無形乎既已宣於口矣且得無聲乎形聲者
度數之所域也域於度而求越於度域於數而
求出於數則將與物為忤而失所以和順之道
此學詩者所以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有待於
太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
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此黃鍾之為宮也
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大
呂為宮夷則為徵應鍾為商無射為羽南呂為
角此大呂之為宮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

聲成文而為音矣非特鍾黃也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凡屬乎律者莫不然焉非特大呂也
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凡屬乎呂者莫不然
然也馬夫惟六詩之章一出於六律而為之數故度
能播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匏革而
與堂上之歌相和為一翕如其始作也純如其
從之也繹如其樂成也曾未有毫釐之差者蓋
其所歌出於一律故爾以傳求之六詩之音雖
不可槩見然觀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之三又歌南陔白華華黍之三終之以合樂

焉鹿鳴南陔詩之風雅也而鄉飲以之合樂非
夫六律之為音亦能若是乎以至射也燕也冠
昏也凡用樂莫不皆然此六詩之義所以用之
天下而使人聞之者可以興可以羣與樂同其
妙用者太師之教為之闔端故也昔者舜命夔
典樂教胄子有曰詩言志歌永言聲永律和聲
則教詩以律其來尚矣於舜之世而夔之樂乃
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者豈特德化之所由
致耶律呂之法抑亦有助焉耳

顏淵問為邦

有聖王之志者必求知聖王之學有聖王之學
者必求知聖王之政蓋君子之學非求於善已
而已也必將施於有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顏
子者其知聖王之學乎此所以有為邦之問也
蓋問也者有所欲為而未達者也非其所欲為
則學者不問非其所可為則教者不答昔者孔
門之弟子其有欲為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
有勇求之可使足民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彼其
處心積慮特不一出乎國之事而已未聞有以
聖王之政為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至也故聖

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
顏子之志則進乎此矣觀其晏然處於陋巷之
中寧甘心於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
仕彼其志豈淺淺也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夫既與聖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
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為邦之問所以發也
然而為邦之道柰何曰三代之時時也而夏以
忠為善三代之輅輅也而商以質為善三代之
冕冕也而周以文為善至於功成作樂也惟舜
之韶舞為盡善焉蓋四代之法一代之法也孔

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豈特
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
以為行者也百王之訓誥三聖之文象國史之
春秋太師之雅頌吾集之以為經者也政也行
也經也是三者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
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嗚呼聖人之
道如是之大也非亞聖曷足以語之孔子言政
所以特告顏子也

實若虛

道心天也天豈有量耶而或者以有我求之則

取道有量矣有量者必盈盈者必矜何則彼其
以^所為善者所非曰理然也我也以有我而為善
則六尺之軀其所容幾何哉雖其量有多寡未
久^有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於世曰我於善是是
亦足矣則天下之善雖有大於是者其亦何由
入耶嗚呼是亦淺矣乃若昔之好學者則不然
方其未得之也孜孜然若不足及其既得之也
亦孜孜然若有所不^非足故為謙損以要夫君
子之譽也蓋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其心以謂
天之與我者與天為一天不窮於道而我獨可

以窮於道乎是以愈實而愈虛愈大而愈不足也豈若淺中之士廣已造大以為莫已若者哉此實若虛曾子所以稱顏子也嘗觀二三子侍坐夫子於子路則行行然勇者也子貢則喋喋然辯者也子張則堂堂然莊者也而顏子獨頽然於其間恂恂然若無能為者孔子乃與之夫豈其中有大過人者歟何聖人與之也顏子曰願無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已者也為善不有其已則以天下之善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其心豈可量也哉此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雖然顏子猶未離乎實者也若夫大而化之則
舉萬善而融於道庸詎知吾所謂實者非虛耶
所謂虛者非實耶虛實兩忘聖人之事也噫衆
人則空空者也賢人則充實者也至聖人然後
虛實之名忘矣若顏子者其亞聖者歟宜乎曾
子所稱如此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勞心以治人者大人
之事也勞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
資勞力之所食食人者必資勞心之所治此天

下之通義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焉者然則
君子於此將安取乎亦曰脩其大者而小者從
之而已矣又焉用稼為哉子曰焉用稼所以闢
樊遲之問也且嘗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則心也
小民之事以譬則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體
不能以相通則亦各司其任而已耳司聽目司
視手司舉足司運而心居中央致思以制四體
之用焉不視不聽而耳目供其用不舉不運而
手足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於若心之
制四體焉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則四方之民

望望焉襁負其子而至將為我稼豈不猶耳目
手足之扞心腹者哉故古之人有脩孝悌忠信
之道雖不獲用於世猶傳食於諸侯不以為素
餐者其道素脩也又況得行其道乎後之昧者
不知察此有若許行為神農之學欲與民並耕
而食孟子所以闢之者宜矣然則孟子者其孔
子之徒歟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
惟精故能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則心

之至神有主於中可以允執而不失之矣孟子
曰操則存亦其意也且心無形也君子於此何
以操之乎一主於善則瞬然而存一忘於心則
茫然自失所謂操者亦主之使勿忘而已矣是
故昔之學問以求其放心者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坐如尸立如齊其處也若思其行也若
迷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視不離於袷帶言不越
於表著聽不惑於左右斯須之間未嘗敢怠其
所操顧瞬然則存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是果何所見哉其心存故也楊子

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且以孔子之言
考之自十五而學至於三十而立則操而存者
之事也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則操不足以
言之也然心之所存者神也體而不違何有於
存亡即而不離何有於出入而孟子云爾者特
以操舍而言之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夫聖豈有罔念哉者諸狂聖之分持在
念不念之間耳噫耳目手足人之所謂小體者
也心之官則思人之所謂大體者也世之人知
存小體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至於心

不若人則未嘗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駘
之不全足者天下皆是也乃若王駘則有不亡
者存而人則存者亡矣然猶笑之尚能充其類
者乎

合而言之道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善也成之者者性
也則性既分於道矣而仁又出於性此仁與道
之所以分也道無方也分於仁則有方道無數
也分於仁則有數蓋稟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域
於方而麗於數人人所不能逃也人與人相與

分於陰陽之氣以有生雖曰於物為靈其出於
道亦已不可謂之全矣雖然道一也散而為分
不失吾一合而為一不遺夫萬則夫人之於仁
獨可以自異於道乎蓋不合於道累於形者之
過也人能忘形以合於心忘心以合於道則天
地萬物且將與吾混然為一不知吾之為天地
萬物耶天地萬物之為吾耶進於此則天而不
人矣且得謂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
之道也此之謂歟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之學未嘗不以天下為心以天下為心則
天下猶亦我也豈獨私善其身而不與天下同
之哉窮而在下則道固不可行也善已而已矣
達而在上則道可以有行也豈得不推所以善
已者善天下乎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此之謂
也嗚呼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謂仁矣人之
所以親且愛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親愛其身
兢慎恐懼不敢以不善加焉以為天之所以與
我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
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義善其身非義不由以

禮善其身非禮不動以智為身之燭以信為身
之符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
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吾之所親愛其身而善
之其自厚如此至於達而治天下豈他求哉亦
以吾所以善乎已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
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義以善之使天下莫不
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推吾
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性信以善之
使天下莫不有信也至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婦夫婦婦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昔之所以

善其身者今則無一不與之同天下之不善也
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為憂天下之皆善也吾亦
若善其身之為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
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嘗有異然則
君子之用心豈不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畝畎之
中湯三聘之而不就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
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伊
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於幡然
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辭非其始怯而

終勇也窮達之分不得不然尔若夫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以獨而不獨君子以為
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為苟^祿犯分不義
苟樂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為也

論

行於萬物者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一也而
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
其一乃以虛空曠蕩而言道故終日言道而不
及物以形名象數而言物故終日言物而不及

道道與物離而為二不能相通則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蓋有道必有物無物則非道有物必有道無道則非物是物也者論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運乎物者也明乎此則莊周之論得矣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以至萬皆道之所生也一名於道必生以及物而不能自己則其散諸物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星辰之所照臨河岳之所融結動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今夫仰觀乎天則天積氣也

然其日星之回旋雲漢之卷舒風雨之散潤寒暑之運行一往一來一盈一縮若有運轉而不能自己者是豈積氣之所能為哉道實行於天下矣俯察乎地則地積形也然其山川之興雲藪澤之通氣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蕃息一消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者是豈積形之所能為哉道實行于地矣中察乎人則人也者又積形積氣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視聽口鼻之吸噓手足之舉運一動一靜一作一止若有關鍵而不知其主之者是又豈積氣之委所

能為哉。實道行於人矣。三才者萬物之大者也。而道實周流中其焉。舉三才以該萬物則道之為道可觀矣。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也。即其所行於天地人而言之故而分為三焉。號物之數謂之萬以一而分三以三而分萬則物各有道矣。物各有道則道亦萬也而不害其為一者萬物之生本於一故也。道非一則不能運萬物萬物非各有一則不能以自運人知一之為萬而不知萬之為一則並行而不悖於道豈不

昭然矣乎嗚呼道之行於萬物也如此而或者
昧之謂道在天耶仰視之見天而見不道是直
以形求之也爾胡不反求諸身乎彼其視聽食
息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必有尸
之者矣誠能齋心沐形去智與故以神求之則
廓然心悟瞬間目明向之所見無非物今之所
見無非道矣見無非道則是道在我也者所以
行道非道行於道者也嗚呼論至於此聖人之
於天道之事也學者可不勉乎哉

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二有焉一曰形二曰道
含二氣之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
視明而聽聰貌肅而言義人之形也父子之恩
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賓主之禮朋友之信人之
道也形於道具則人所以為人者盡矣雖然天
地能肇人以元而不能與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
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而正之教而成
之使人日由於道飢而食渴而飲以相與羣而
不乱者得無自而然哉君師者所以化人於道
者也故荀卿以為治之本而列諸天地先祖之

後以為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竊嘗謂人生於天地之間其不能無羣也久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爪牙不足以供嗜慾雪霜風雨之苦暴於外則必挽草木治宮室緝絲麻以成之飢渴男女之欲役於外則必鑿井泉播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農工商以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鄉黨朋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身而與是數者之衆相與為羣於天下紛紛藉藉未易以億萬計於斯時也法度不立則力強者亂兵強者叛智強者譎幾何而不趨

於亂乎仁義不明則居迷於所為行迷於所之
冥然無知以蹈禍機幾何而不底於悔乎禍亂
並作顧雖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將無所柰
何則夫秉法度之權修仁義之教以相班治以
相訓迪者是乃所以補天地不全之功成父母
不反之恩君師之法豈不大哉詩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孔子曰視予猶父也夫父母之功亦
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師配之者其功同則事之
之道同就養之方服勤之久聞命之恭著在禮
經畧可考矣觀周之季禮之見於世者有若齊

女之侯奔者問父先其君孔門之議服者喪師
視其父則其事之之理禮為孔何如哉雖禮有然三本
其道則一也事君無可去之理而孔子於魯則
去之事師無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夷之逃墨
何也蓋父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
師者人之合以道言也苟非其道則其所資以
為治者已亡其本矣何禮之有是故君道然耶
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孔子
亦將去魯矣師道然耶而陳相背其師是孔子
之罪人也不然則孟子方且使夷之逃墨矣二

者或去或不去雖出於禮之變然其所以事之
之實蓋無異致也傳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
故事如三此一此禮之所以大也然則荀卿之論
其亦生之事之之禮乎觀其名篇斷可識矣學
禮者不可不察也

義勝利為治世

好胸欲利之情人之所兩有也二情交戰於胸
中義嘗難持於所守而利嘗易溺於淪胥此人
之情所以輕義而逐利而爭亂之禍自此熾矣
先王以謂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絕其欲也

必將廓義風以聳動之俾其皆知義之可尊而
利之不足尚而視不義之得若納溝中之污常
恐澆我者則名節奮而爭亂息矣義之與利猶
陰之與陽也陰可使佐陽而不可使勝陽陽道
常饒陰道常乏然後萬物生利也也可使和義而
不可使勝義義必常重利必常輕然後天下治
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極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諸
此以古考之營國面朝後市欲其先義而後利
也市師所莅之次謂之思次欲其見利而思義
也士之所受之田謂之圭田欲其以義而受利

也而又擇其長以相統正比其人以相糾受或
是其賢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義之
重利之為輕是以天下之人知義若是之重故
不敢棄義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輕故不敢趨利
而犯義也閨門之內子盡其孝而無好貨不顧
其君鄉黨之間無利合之友關市之塵無飾偽
之為出而田野無爭畔之夫遠而道路無拾遺
之人舉天下之大臣皆趨乎羞惡之端凡不以
義而得者有所不為故無爭奪之患無禍患之
憂中正之俗成節義之風著獄自此息刑自此

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後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漢武之君不審夫治亂之原存乎義利之間區區闢地於匈奴任培克之吏頭會箕歛以啟天下好利之心當是時盜賊並起直指使者僅能勝之故史家譏其彫弊雖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謂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當時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隄防之也嗚呼義利之心人兼有之然好義者常寡而徇利者常多故孔子貶無駭以塞利之原孟子譏宋牼以開義之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宋 劉安節撰

策

兵

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豈容軍旅之不知然而云爾者所以救靈公好戰之弊也後世學者遂以謂學者之道專事俎豆之間豈不妄哉昔者季氏問於冉有曰子之知戰學於夫子耶性之耶冉有曰即學於夫子

者^也夫子固未嘗言兵冉有孰從而學之蓋文武之道非有二也一理而已儒者明乎一理之變以接萬事之散殊平居者無事晏然自若卒然有變則亦何異乎揖遜之間而左右周旋以應之耶夫武事之於儒特其政事之一爾求之仲尼之門冉有季路其人也孰謂仲尼之徒不學之乎仲尼之徒未嘗不知兵不知兵者不足為仲尼之徒第不若後世之謠爾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好戰非也忘戰亦非也好戰之甚傷財害民其弊也常至於忘戰忘戰之甚養寇遺

患其弊也常至於好戰此勢之自然所不能已
者是以聖人未嘗去兵亦嘗未好戰顧其所以
為天下之具不得不備以待不虞之變爾後世
之學聖人者乃或不然甚者抗兵相加暴骨平
野以快一時之憤否則棄去武備以召不測之
禍此皆非得為兵之大勢者也若夫或攻或守
或進或退或示之奇或示之正此特在臨機制
變之間爾可預言哉趙括能讀父書而不免長
平之敗房琯用古車戰而有陳濤奔此輕言兵
者也是故古善言兵者必先觀天下之大勢而

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議攻守一邊吏之事而已何足為君子道哉儒生之言近乎迂闊然久而不勝其利惟執事者擇焉

君臣同心

蒙嘗觀文王之畫卦然後知君子小人之道分矣其畫奇者陽也君子之象也其畫偶者陰也小人之象也君子之心主於義義則周周則一是以陽畫似之小人之心主於利利則比比則貳是以陰畫似之一故同心協德貳故徇私阿黨同心者治徇私者亂此泰否之名所為分也

雖然君子固同心也而不能使其類必用於朝
廷小人固徇私也而不能使其類必退於草野
蓋德者我也而用不用者君也故欲有同心之
臣必先有一德之君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而孔子釋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龍觀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夫欲平治天下則必生大有為之君以為之先
有大有為之君必有一德之臣以為之助類之
相感所必至者也是以堯舜為之君斯有禹稷

臯陶之徒同寅協恭以為之臣故唐虞以帝成
湯文武為之君斯有伊尹周公之徒一心一德
以為之臣故商周以王觀其一時君臣相與以
義圖治之盛也有一新命必再拜而遜之有一
昌言必再拜而師之有事則相戒以不急成功
則相推而不居周公則曰惟汝爽召公則曰惟
我公一唱一和相應如響若七十二子之於孔
門欣欣愉愉無有異志必期於輔成而後已嗚
呼盛者哉是豈禹稷臯陶益契周召之徒所能至
於是歟蓋唐虞三代之君實有義以使之爾方是

時也伯鯨方命而圮族共工靜言而庸之違管
蔡之徒挾三監而並起其小人之異意思以讒
說流言以惑其君者亦有之矣夫惟其君始察
而終信之是以稷契周召之徒得以同心而共
理以贊其君於帝王之盛詩書所載後世無加
焉天錫我宋主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龍飛
於九五之位兢兢業業日念至治遂一二大拔
臣而用之此正稷契臯陶周召之徒利見大人
之時也而廟堂大臣又思所以一志協謀上副
吾君願治之意旁招俊秀列於庶官可謂合於

泰之彙征君子在內而一心謀治以承功勳者
矣承學之士智慮淺末不足以窺測萬一竊嘗
讀書見堯舜三代之盛其君之所以任臣其臣
之所以事君意其無以過於今日謹因明問誦
書以為獻焉昔者舜之命九官也既各任之以
其職矣復戒之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以禹稷
之相汲引宜其異意無有也而舜猶戒之故禹
得以暨益而奏鮮食暨稷而奏艱食雖殛父而
興子而君臣相信而不疑此人君求治之至誠
而相戒之著者也是唐虞之所以治也昔者周

公之為師也召公之為保也而召公不說夫召
公豈疑周公者哉以成王中興之主而承難繼之
口所以憂之也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至舉成
湯文王皆有臣隣協力之助期於相勉以輔成
王治故其卒也周道以興此大臣求治之至誠
相勉之效者也是周之所以治也夫唐虞三代
之治一本於君臣之相戒如此則為今日獻口
姑舉諸典謨訓誥之文以陳之而已矣若夫漢
唐黨錮之事此則不知戒者之禍也蒙故不敢
道焉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

愚嘗謂三舍之法視賓興為不足視科舉為有餘何以言之賓興之法詳於行而略於言三舍之法詳於言而略於行則人取以言者不若行之為愈也三舍之法屢試而後補科舉之法一試而得之則取人以暫者不若久之為愈也昔者先皇帝將欲化成人材以須後日之用乃行三舍法於太學是豈苟欲救當世之弊而以成周之制為不可盡行於今日哉蓋嘗聞唐太宗之言曰不井田則周公之制不可行也井田立

故貧富無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井田廢則
貧富有競利之心是以私道行焉公道行者是
非得真私道行者是非失正然則鄉舉里選之
制後世其不可復矣必欲舍衆人之私心而一
取公於法則三舍之制其賢於科舉不亦遠乎
故自元豐以來尤所注意天下之士望風鱗集
爭趨禮義之化以幸此日之難遇者蓋肩相摩
而足相躡也雖然三舍之法行於太學而太學
之員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京師者或數千
里而後就學於此天下之士不可勝計而就學

限以二年則教養之道無乃或未廣乎道不廣
則擇之也不博擇不博則取之也不精此明問
所以欲郡立其學學其官而下問於立諸生也
愚雖不敏竊願布一二焉昔者吳起嚙母臂以
請從師於曾子曾子薄之陽城為國子司業一
日令於諸生去而覲親者蓋不啻數千人夫學
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也太學之制告假者以
限之一年而預上舍者必終歲而後可得竊恐有
孝如何蕃者有不得預茲選矣昔者仲尼設科
於魯從之者蓋三千人至於七十二弟子之列

則魯人居其半其次莫如齊衛魯之鄰國也夫
裹糧千里以從師古人之能事也而他國之士
從師於孔子猶未若齊衛之盛況乎四方之士
遠京師者或數千里終歲聚糧尚懼不繼則雖
有賢如原憲者竊恐不能自致於太學矣故為
今之計者莫若推三舍之法以行於天下使近
者不至抱羈旅之戚而遠者亦得承誘掖之化
顧不善矣哉若夫欲無勞民費財牽制不可為
之勢愚願循舊制欲考察德行道藝而進之得
其當愚願明賞間何謂循舊制州縣之間必有

學焉因之可也其或士徒鮮少數不滿百併之
可也如必路立之學則一路之士固已多矣斥
大黌舍則為擾民併遠就近則為勞士必郡立
之學則僻陋之邦士固少矣建置官師則為具
位士徒不足無以充選故莫若酌其員數之多
寡因其黌舍之廣狹可因則因可併則併則勞
民費財非所患也何謂明賞罰曰三舍之行利
害繫焉苟欲趨利何所不至權行貴胄有請託
之私千金之子多假借之偽私偽並行而望進
退之當蓋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

退之當蓋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
文大法嚴則徇私者不得逞細文略則好爭者
不得肆夫如是則考察不審非所患也行之於
先既不為擾民考之於後又足以得士然後遞
而升之於太學則降一等以取之是亦自鄉升
之司徒之遺意也行之數年愚將見窮荒僻壤
之壤亦閭閻然濟濟然無以異於輦轂之下矣
惟執事者以人才為念而為上陳其說焉則天
下學者幸甚

名節

愚嘗評天下之節有二槩焉有上節者有下節

者昔者孟軻養浩然之氣以遊乎齊梁之罰談
帝王論仁義雖其君不悅至於怫然變色方且
雍容閒暇請以正對而不可奪此節之上者也
冉有仲由親受業於聖人可謂知義矣而顓臾
之伐力不能救乃從而飾之曰夫子欲之而已
果欲之而得不為之救乎其後由雖於死孔悝
然亦不中節矣此節之下者也噫節義者君子
之大致人君所持以維持天下國家者也上節
如孟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者也下
節如仲由蓋自衆人而下多有之必欲進其所

長敬其所極以至於大全蓋亦為之勸沮之方

節如仲由蓋自衆人而下多有之必欲進其所

一何少耶

排之故也

東漢之士

非固好義

也而挺名

節者

長救其所短以至於大全蓋亦為之勸沮之方
而已何則中人之性進之則上排之則下進之
可使盜跖為伯夷排之可使伯夷為盜跖此勢
之必致者也胡不觀兩漢之間乎西漢之士非
固好義也而挺名節者又吐露脫文補上音何多耶皆進之故也
蓋嘗攷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首喜功名而薄仁
義士之自好者固已遁商山而不出矣逮至孝
武所謂好儒者也柰何強明自任耻於見屈一
時賢士誅戮殆盡其間獲全者以終其身者類不
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爾東方朔司馬

相如之談諧而止爾其君所上如此幾何不使
天下之士崇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
來廉節道塞學士大夫包羞含垢俛首於下執
事以幸升斗之祿藹然無復自喜之氣雖賢如
揚雄者猶幾於不免況餘人乎是以姦雄之徒
無復畏憚得以談笑而攘之蹟其所以致此豈
特恭顯數君之罪哉抑高祖孝武有以抑之於
其初而然耳光武之興也列侯名將與戮力相
以成一代之業者有若寇鄧耿賈之儔其豐功
偉績有足褒重者固亦多矣不此之顧而獨勤

勤以身先於故人之子陵而又侯湛卓茂之徒
亦非素有顯赫之功也一旦加之列侯之上曾
不少貳於是天下曉然知勢利之為卑而道德
之為尊矣更相崇尚遂以成俗雖歷世之已遠
而其風不衰下至於懦夫孺子忠義所發猶有
甘心於姦鐵逆鼎而不悔者而況耿介者乎漢
祚雖已衰微而奸雄熟視不敢竊發者誠以仁人
義士所與掖持者甚衆故也躋其所以致此又
豈獨陳蕃數君之力哉亦光武有以進之於初
而然爾大抵人性靡常惟君所上其開端也曾

不出於旦暮之間及其成效也乃在乎數十世
之後不可不察也然則為今計者柰何亦稽諸
兩漢所而已稽西漢以失則柔媚之徒沮之可也稽東漢所
以得其廉節之士勸之可也何謂勸之曰廉節
之士介然自守彼其視夏畦之勞若去烈火猶
懼不速其肯脅肩諂笑以自媚於人哉不用於
朝則亦去而之山林而止耳為政者必得若人
用而之優之爵祿崇之名譽豈徒忠直之言日
聞於上而天下之士亦將欣然慕奮然而日
趨於禮義之域矣何謂沮曰諂媚之士望風希

自以求合乎上者直志於得而已無恤其他者

旨以求合乎上者直志於得而已無恤其他者
也曰然亦然吾不知其實然乎否也曰不然亦
不然吾不知其實不然乎否也上之人一不得
其情而遂用之則今日之然又將轉為他日之
不然矣必在察其情稽其事驗之以所與往究
之以所從來則信誕見矣其不信者薄加擯斥
示不復用而貪得之士亦奚肯舍所守而犯所
禁哉此勸沮之方也雖然天下固有所謂豪傑
之士招不來麾不去如孟軻之自信者矣殆非
勸沮之所能動也苟非其人則必畏誅而慕賞

人皆畏誅而慕賞則吾勸沮之道行矣及其久也漸以成風則天下之士又將不待賞而有勸不待誅而沮者觀東漢之季士有不畏朝廷之誅戮而畏天下之清議者此又其效素所較然者也今也誠能本之學校以鼓舞之而輔以勸沮之法愚將見在位之人皆節儉正直有如文王之時者也區區黨錮之餘又何足道

用人

古之制爵祿也五等公也孤也卿也大夫也士也先王豈以等級天下之士哉者以其德不足公

也故命之以為孤以其德不足於孤也故命之

也故命之以為孤以其德不足於孤也故命之
以為卿以其德不足於卿也故命之以為大夫
以其德不足於大夫也故命之以為士其貴承
於天子而無嫌其德大也其賤列於下士而非
屈其德小也夫小德之於大德相去遠矣求小
德於衆也猶什伯也求大德於小德猶千萬也
是以古者天子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其中下士之數則以萬計豈不德愈
大而求愈難德愈小而求愈易哉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夫公者止於三而已猶曰無其德則

闕之況孤卿乎然孤卿之才則不若三公為難者也故自古以來未之敢闕惟其不闕而又當其才此古治所以為可尚也文王之時小大之才皆可用而棫樸之詩作薪之槩之是也宣王之時小大之才採之有餘而采芑之詩作薄言采芑是也夫才之大者為難得也而文王宣王之世獨取盈焉豈非教養而然乎我國家以庠序養天下之士求之經術擇之師儒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固已進乎宣而肩乎文矣固宜濟濟多士溢於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餘而乃廟

多士溢於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餘而乃廟
堂之上每以乏才為憂侍從之列省寺之官闕
者幾半久而未補此議者不得不致疑於斯焉
愚嘗思其故矣朝廷以資格取天下之常才以
薦舉待天下豪傑之士處於下列固有之矣而
試之未詳知之未盡亦未之敢舉也故必擇其
優為之者然後敢用求於適足而已此君子慎
名器之道也柰何前日異意之人臣悉以擯斥
是皆出於大臣侍從之列也斥者既退矣而欲
用者尚試之未詳也是其所以闕員者乎孔子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

言才之難也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此言舉才之道也夫自侍從以至於省臺寺
監之官其員衆矣吾君獨能盡知之乎是有賴
於吾相也昔唐太宗謂房杜曰僕射所以助朕
廣耳目訪求賢才者也比聞日閱訟數百豈暇
求人哉乃勅細事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夫閱
訟事之小者也一訟或失在一事爾而擇人一
失其敗事豈不多乎姚崇嘗擬郎吏於元宗元
宗不主其語乃曰大事吾與辨除郎吏小事爾
顧崇不能重煩我耶夫擇人任官真宰相之任

也以爲百執事之衆不足以備知亦使侍從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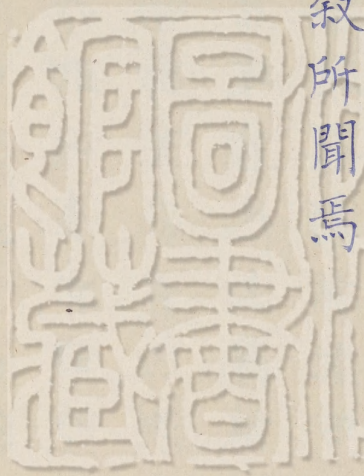
也以為百執事之衆不足以徧知亦使侍從省
寺之臣薦其才而已陸贄語於德宗曰左右丞
郎中御史大夫中丞達官也陛下擇宰相則可
擇天下之才可耶柳渾亦曰陛下當擇臣等以
輔聖德臣等當擇京兆尹以洪大化尹當擇令
以親細事夫才之難也久矣誠以一人之明足
足以徧知天下之賢則亦上下相委以廣求之
之道也已所不知人其知之矣必欲懲妄舉之
失則察之可也孟子曰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
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大夫

不能

不

顧宗不能重煩我耶夫擇人任官真宰相之任

使諸侯與之大夫故察之見賢焉然後用特在
吾君吾相而已昔前所降之詔許侍從之臣各
舉尔所知以應任使者正為時擇才之大法也
鄙生無知姑叙所聞焉



雜著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
於磐之上石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
非餌可乎曰否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
利魚而蒙利其利同否而其異害也敢問何故
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
亦可以與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
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
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以

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
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害之亦多矣魚利乎水
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
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
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待烹
而食必吾薪濟之乎曰然子知薪能濟吾之魚
不知子之薪所以濟吾之火也薪之能濟魚也
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
之薪雖積邱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火之功大
於薪固知之矣敢問水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

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

於新國知之矣敢問水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
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
泉而無寒火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水以體為
本以用為末是故能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
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
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
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
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可以意
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
知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以言傳非
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

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
時然後言何言之後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乎
人萬物之道備乎身眾妙之道備乎神天下之
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今而後知事心踐形
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乎殆矣乃析薪烹
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
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
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
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

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

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
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
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
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
天地之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亦何萬物
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
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
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
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有何依附天依

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為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夫名也者實之賓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害餘生於有餘實喪於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眾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凡言朝者萃名

之辨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

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
何害生實喪之有耶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
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
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具六物而得
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
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
沈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
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
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故具六物者

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也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遇禍有為惡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常不常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

分也命也常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

其可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
分也命也常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
也命也常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
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於心則父子過路人
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
性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深也可不慎乎路人
之相逢則過之固無利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
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者
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
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

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
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
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弑其君者臣有焉子弑
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
中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
之身加千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
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
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舍
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

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貪而為

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貪而為
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千斤力分之外
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況千斤乎
吾之貪魚亦何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今
而後知量力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易有
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兩儀天地生
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天地而已也
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
之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

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
以生地立道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何
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
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
也而是之易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
已盡後陽始生大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
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
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
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
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
非禍也猶農夫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
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
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
不妄也

附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

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
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醪醱曰此花只為根
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進有未進處不
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
康仲之徒皆忘卻了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各錄得數冊

高閣伊洛辨

伊川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於傳遠哉然猶班
班可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為傳授故也

許右丞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儼舍
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
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
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
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汲堤歲月如馳公往
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涂發軔千里伊誰柅之
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後
之貽公葬荆川千夫臨穴而我何為薄祿羈紲
絮酒寓辭以寫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墓誌銘

有宋承議郎權發遣宣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
內勸農桑事借紫金魚袋劉公卒於州之正寢
其弟安上安禮護其柩歸卜以卒之二年二月
壬子葬於所居永嘉縣仙桂鄉之外鸞山郡人
戴迅狀其州里世次道學歷官行事之實而安
上問銘於橫塘許景衡景衡曰墓有銘非古也
旗常彝鼎著人功善以示不忘今不復用則賢
人君子可傳於後世者殆將泯然矣無已則銘
乎恭惟劉氏系出彭城其家於溫也久矣大父

諱瑩積善有陰施識者知其後必大父諱弢以
公恩封宣義郎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
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
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待
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為士林所推稱既冠
聯薦於鄉同游太學秀出諸生間號二劉一時
賢士大夫皆慕與之交而宗工名儒見其文聞
其為人皆歎服元符三年擢進士調越州諸暨
縣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
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

文字久之同時學校者皆進顯於朝廷獨公奔
走小官未嘗為進取謀議者惜之改宣德郎受
代來歸當天子勵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
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春
官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
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
數月攝殿中侍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公之為
察官也謂告省親於鄉亦既陞辭矣而殿中命
下故不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有旨趣闕赴公

迎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

迎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
義固止之以為朝廷厚恩宜修職報效且吾志
安於閭里事親者務養其志可也公遂不敢言
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
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薦飢公至大禾
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日皆
取諸民公曰歲飢如此重困之可乎他用宜有
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
擾至晝日閉關或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僚屬
化之久闕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媮而民病

公為究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礙俾就條理未幾
飢者以充乏者以濟逃者以復凡為民弊害者
悉除去於是與之更始賦出裁制貢舉奉所須
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民既和樂愛戴
之如父母雨暘有禱輒應人以為精誠所格也
冬祀貢縑有期會而民未能盡輸公語其屬曰
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罪去乎豪民
數十人聞之曰何可使我公得罪耶相與代輸
之其得人心如此治聲流聞京師移知宣州去
饒之日民遮留之泣涕不忍別者壽以為州自

范文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公
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
活蓋數千人而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闕佛廟以
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
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不聽
其後御史疏江浙不賑濟以聞詔書切責獨宣
不與焉政和六年春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
得不死者不可計夏五月己亥公得疾精爽不
昧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九吏
哭於庭民哭於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

無遠近識否皆為之嘆息娶何氏同郡人愿之
女封榮德縣君公貳大常改封宜人公之娶也
初行迎親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者駭且
比笑朝廷頒立^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
始云宜人仁孝可誦^稱人以宜為相君子者先公
得疾且瘳會公病卒哭之不成聲後二日亦卒
生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
安上子之誠為後部使者表其治績及勤民致
死狀天子惻然惜其才未及盡用特命誠將仕
郎公清明坦夷雅近於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

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於
是有得其氣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
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略不見其怒色恚辭
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
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靜默來勿校宜若
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也聞人
善如己出或歸以過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
所厭苦者行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敏於從
事區處黑白惟義之適不以禍福利害為避就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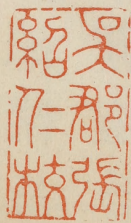
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
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
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其意
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踰百
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
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
間矣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所不及
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置他邑公既左右之
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遂善遇之宣州賑濟
公疏以為非敢專也盖有所受之於是朝廷錄

部使者之功而進拔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
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心不
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其於窮理盡
性之學方進未艾使天假之年有為於世則使吾
未知與古名臣為何如耳觀其為二州專以仁
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
犯間有聞者將愬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
輒中輟以是廷無可治之事而或踰旬不施鞭
扑其為政效見於此公之講學常攝其要使人
廓然知聖賢岐轍可望而進而景衡也實與切

磋之益今銘其墓著其行事乃止於此而已蓋
公之潛德隱行雖至親厚善亦不能盡知之也
然因其所常言而逆其所不言以其所已為而
究其所欲為庶幾後之君子有考焉是不為略
也銘曰

自明而誠大人學兮聖門授受其來邈兮
孰溢其源末流涸兮紛紛百家益偏駁兮
後學專門祇穿鑿兮上下千載嗟殘剝兮
溫溫劉公其美璞兮斯文有德與敦琢兮
始乎致知物斯格兮沈涵充擴卒自得兮

衆人巧智獨敦樸兮衆人迫隘獨恢廓兮
衆人利欲獨淡泊兮洞然無礙油然樂兮
造膝有陳其利博兮御史左史帝親擢兮
出守二州愈民瘼兮浩浩江河裁一勺兮
天命在人孰厚薄兮氣之所鍾有美惡兮
會元孕粹良不數兮幸而得之歎冥漠兮
茫茫九原能復作兮我銘其藏尚後覺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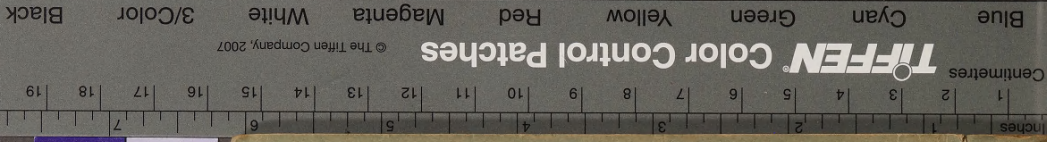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19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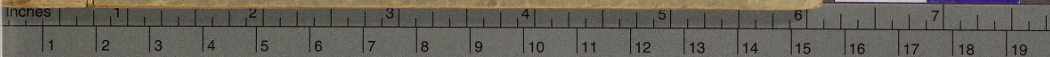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八〇





民國十九年三月歲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